

存在主义 的 大师们

ЭКЗИСТЕНЦИАЛИЗМ
В ФИЛОСОФИИ
И ЛИТЕРАТУРЕ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波兰] 耶日·科萨克 Ежи Коссак / 著
王念宁 / 译

存在主义 的 大师们

[波兰] 耶日·科萨克 Ежи Коссак/著
王念宁/译

ЭКЗИСТЕНЦИАЛИЗМ
В ФИЛОСОФИИ
И ЛИТЕРАТУР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存在主义的大师们/(波)科萨克著;王念宇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ISBN 7-80109-633-9

I . 存… II . ①科…②王…

III . ①存在主义—思潮—研究②存在主义—关系—文学理论—研究

IV . ①B086②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8965 号

存在主义的大师们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66521152,66521270(编辑部) 66171396(发行部)

h t t p://www.cctp.com.cn

E m a i l:edit@cctpbook.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207 千字

印 张:7.875

版 次:200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9.80 元

导 言

“普遍意识到存在的悲惨”、“人类形而上学的反抗”、“人生的永恒悲剧”、“人的孤独”，这些表述虽然经不起科学检验，却一语道出了困在历史冲突中人们面临的现实问题。然而，人总是具体的，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果不去分析历史发展一定阶段上的社会状况，就无法寻究到“存在无意义”、“人生荒诞和悲惨”等思想产生的原因。一俟提出使当代存在主义成为一种哲学观点的那些思想和主题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问题，我们就要涉足哲学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潮的历史渊海。这一历史也是人的思想反抗当下现实史的组成部分。不过它是跪着造反。存在主义杜撰了一个幻想的和不真正解决问题的体系，这是哲学颓废的典型表现。悲观绝望，逃避社会生活，离开社会去内省个人心理，寻找个性自我满足的条件，在被看成四分五裂、充满敌意和不可捉摸的世界上只求了解自己，——这些就是当代存在主义与以往剥削阶级社会经济形态瓦解时期产生的哲学思潮相汇合的原因。同时，存在的空虚感、悲惨感、荒谬感，人的孤独感以及自我追求的毫无价值感，这些又在资产阶级没落时期产生特殊的作用。因为，它们不是在一种剥削制度向另一种剥削制度转变时代产生的，而是在新的劳动制度已经诞生和巩固、社会主义在地球上大块区域成为现实的时代出现的。在人类生活的物质条件迅速改善的这个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世界，还伴随着一个自由社会应有的劳动人民团结的

加强,以及社会公德的形成),存在主义故弄玄虚尤其有害。存在主义所虚构的反抗性、妨碍人们认清现实的革命道路。这是我们判定其社会作用时的一个重要因素。

社会主义出现以前,还不具备实现真正的革命和彻底改造世界的物质条件;相反,人民的正义理想,跟使之无法实现的环境之间,始终发生冲突。同时,正义与社会进步之间,也存在矛盾。恩格斯写道:“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惟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①

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一部分人的幸福,造成另一部分人的痛苦;而非理性的意识形态,却要在这些被内部冲突弄得分崩离析的人们中间,穿针引线,把他们结合成虚假的社会整体。资本主义是剥削制度发展的顶点。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来说,资产阶级的胜利进军,把人的一切情感都淹没在利己主义算计的冰水之中。它把原先忠于爱情、名誉和正义,同情别人痛苦,鄙视财富的人变成令人可笑的疯子,变成不再能适应生活的怪物。

资产阶级世界胜利之时,也就是小市民自然主义乐观哲学在其各种出版物上凯旋之日。功利主义者、实证论者以及进化论者,丝毫没有陷于悲观主义和悲切的心境。同时,弱肉强食规律也在社会上得到证实。动物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规律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社会诠释。生物学被透过一定社会关系的棱镜来加以考察,从而建立了全新的价值标准。

但是,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技术发展,也孕育了新世界和新人类法则的胚芽。随着向新社会制度转变的前景的增长,以及由此引起的对旧制度社会经济矛盾认识的加深,人们的道德危机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卷,第201页。

加深了。他们进退不能，一面留恋旧制度，一面又鄙视旧制度；而对于未来则好奇和疑虑参半。只要资本主义世界仍旧存在，只要资本主义规律仍旧主宰着人们的命运，这种危机就会持续下去。在旧世界完全灭亡和新世界最终胜利之间，横亘着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笼罩着缺乏信心、惊恐不安和茫然若失感。实际上也只能是这样。迄今为止，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只是造成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新形式。社会主义制度开创了一个具有新型社会关系的时代。然而，许多对旧世界已经失去信心的人，仍然不肯相信新制度是行将到来的现实，陷入徒劳无益的疑虑之中。

采取这种立场，其思想动机及真正根源是什么？既然它得到普遍传播，那么它起到什么样的社会作用呢？

资产阶级文明的发展，没有促成巩固的社会联系，以便把个人结合成团结的集体。相反，资产阶级世界的现实，消灭了人们之间的经常联系，使商业联系，即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成为社会联系的惟一形式。随着这种文明的发展，革命的“第三等级”曾经用来反抗封建主义的平等自由口号，逐渐暴露出其阶级本性。1791年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上说：“自由就是做一切不损害他人的事情的权利。”商业社会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理解这个原则的。曾经作为商业社会出发点的东西，现在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出发点。它从寻找这样一些界限开始，在这些界限内，人能够活动，但又不触犯别人。马克思谈到这个问题时，作了个恰当的比喻，说这正像地界是由界标来确定的一样。的确，这样了解的自由，不过是被孤立和异化了的人的自由。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写道，这样来了解的自由这项人权，并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结合起来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与人分离的基础上。这种“自由”的实际体现，就是资产阶级的财产私有权，按照1793年法兰西宪法，就是允许每个公民“任意使用和处理自己财产、自己的收入，即自己的劳动和

经营的果实的权利。”^① 这种任意的、不顾他人的、不考虑社会后果的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乃是自私自利的权利。马克思认为，这样了解的个人自由，构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它使每个人都把别人看成是对自己自由的限制。人不复是属于人类的存在物，社会仅仅是限制个性独立的框架。使人们彼此发生联系的惟一东西，是自然的需要，是私人利益，是对自己的财产和利己主义个性的保护。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记载这个旧联系消失、资产阶级新世界创立时代的文学丰碑。巴尔扎克在中篇小说《金眼女郎》中写道：“这个……社会集团是巴黎独特的内脏，在这里，城市的利益被消化转变为所谓的‘事业’，在这里，许许多多的司法稽查官、医生、公证人、生意人、银行家、大商人、交易所经纪人、法院人员，经过肠子的加工，在酸液和胆汁的作用下蠕动着，沸腾着……”

“他们被事务的重负压得直不起腰，整天地忙碌着，天刚蒙蒙亮就起床，以便来得及做完一切事情，以便不让别人掠夺自己，以便把一切都抓到自己手里，或者至少什么也不丢失，以便成功或破坏某件事情，以便不错过有利的时机，以便把被告宣判为绞刑或者替他辩护……由于从事这类职业，这些职业迫使他们和整个社会灾难打交道，调查评价它们，并把它们归到一定的标准之下，还有什么样的灵魂会是宽宏大度的、纯洁的、有道德的、高尚的呢？还有什么样的面孔将不丧失自己的美丽呢？这些人把自己的心藏到了某个地方，但，什么地方呢？……我不知道。纵使他们有心的话，他们每天早上也都抛弃了它，而钻进那折磨许多家庭的苦难的漩涡之中。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秘密；他们知道社会的内幕，他们是它的忏悔神甫，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藐视它的原因。但是，在与恶习作斗争的过程中，不管他们做什么，他们都在它面前经受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卷，第145页。

恐怖，沉湎于悲哀，或者，由于斗得疲惫不堪而去跟它进行秘密交易；法律、人、企业把他们变成在还未凉下来的尸体上盘旋的群鸦——于是，他们不再相信感情。”^①

在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还可以找到许多类似的描写。在那之前，资本主义制度毕竟有过自己的繁荣时期，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实证主义思想曾经主宰社会。依它们说，现实环境是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

然而，还在资产阶级文明完全胜利之时，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就诞生了。它否定现存社会，为未来社会制度的发展鸣锣开道。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出发点，就是承认资产阶级社会中个人异化的事实、社会原子化的事。它对现状作了合理分析，指出这不过是历史过程中一个暂时的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揭示造成这种状况的社会经济原因，揭示为消除这些原因所必需的经济前提，最终指出要通过斗争来创造这些前提。为了使人们认识到资产阶级社会中人的命运的历史暂时性和插曲性，为了在人们心目中树立未来社会生活的真实图景，需要一种深刻的学说，需要唯物主义的社会学理论。没有这种科学的观点，对现状的批判要么坠入高雅而徒然的空想，要么卑顺地安于现状，要么因意识到人的精神能力跟毁坏销蚀这种能力的生活环境之间的鸿沟，而感到绝望。这个社会像一个服苦役的地方，正从精神上瓦解人，从肉体上摧残人。

资产阶级的内部危机和历史主义立场的削弱，以及工人运动力量的增长，动摇了主宰资产阶级思想的乐观主义。此时，这种思想不再理会实证论者以及进化论者的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回避历史发展的真相，走向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和非理性主义。

^① 《巴尔扎克文集》15卷本，莫斯科，1953年版，第7卷，第273—274页。

不过,资本主义社会崩溃时期,许多大思想家的悲剧倒是在于,他们客观上处在维护现存制度的意识形态范围以内,但主观上却力图为着人、人的个性,为着个人的精神独立而批判这个制度。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悲剧呢?问题在于:对资本主义道德后果的单纯思想上的反抗,不仅不能恢复业已割断的社会联系,而且也不能建立新的社会联系。那些感情冲动而往往违反理智,至多确认世界是虚无的思想反抗,就更是这样。旧的价值被摧毁了,新的价值又没有找到,于是只好把自己封闭在个人情绪和感觉的狭小天地里,独自尝受快乐、忧虑和渴望。人们以同样的方式抗议社会生活中的丑恶现象,但是却不能克服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他们充其量也不过把这些东西变变样子,却把它们的内容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那些只承认“自我”的一己自由,只承认“自我沉思”,或者在生活上只追求满足个人一时愿望的人,不正是这样吗?!即使他们的生活理想超出“自我”的范围,但他们最关心的,仍旧只是自己眼前的幸福,所以显得十分脆弱和容易动摇。树立这理想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像尤·图维姆描绘可怕小市民的诗中那些“对一切的一切都觉着不顺眼”的人一样,被社会生活的险恶吓住了,躲进私宅小院杜门不出,把每一点可怜的欢乐都存入小小的钱罐。“别看小,可终归是我的(Klein, aber mein)。”对人的价值和美的全部信念,常常集中到他或她惟一所爱的人身上。对这个人炽烈的爱,成为又一个逃避下流勾当、罪恶及空虚社会生活的理想庇护所。失去这最后一个目标,就会感到孤独绝望。例如,我们在50年代末的英国,就看到一批为数众多的青年,包括大学生、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在内,作为思想和政治上相当模糊的自发势力,把抗议现实、抗议社会及其领袖人物、抗议政党和政纲一股脑地搅在一起,却毫不触动社会不平等、生活无保障和原子威胁等现象。这些“愤怒的青年人(Angry Young Men)……出色的、很有才干的人……留着滑稽的胡子,带着漂亮的披发女郎,放荡于小小居

室和漫漫城郊之间，”^① 常常站在下层群众的立场上，进行激进的批判，提出社会革命的纲领。然而，更常见的是，他们简直不理睬保守党人、自由党人和工党分子的虚伪政治，鼓吹不问政治；他们拒绝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欺骗，宣布思想中立。这些团体的主要思想和文学代表之一科林·威尔逊，干脆拒绝任何政治及社会活动，断言任何物质上的改革和革命，都不能使人和人类的命运变得好些。在他看来，只有纯粹精神的、内心的革命，才能把人和人类拯救出来；因此，惟一应该做的是，深入到尚未考察过的人类精神深处，去寻找摆脱现存社会关系荒谬的出路。还有这样一种奇怪现象，那些被英国保守舆论、上流社会以及一向养尊处优的人士当做晃晃悠悠的无赖汉或者蹩脚滑稽演员的人们，他们蓄着乱蓬蓬的胡子，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和邋遢的穿着，有伤“规矩人”的体面；那些被官方社会痛斥为自己不道德的、虚无主义的敌人的人们，却到处宣扬神秘主义思想，并且只要一有可能，他们就毫不犹豫地拿起任何天主教神甫或牧师的武器。而这些思想却并不是什么新鲜玩艺，其中大部分是从基督教的世界末日论武库中拣来的，或者是生活在上个世纪的当代存在主义先驱观点的变种。

这再次证明了这样的思潮之思想观点和社会作用的两面性，它对现存社会既表示抗议，同时又紧紧抓住不放；它既咒诅现存的一切关系，同时又磨灭能够消灭这些关系的锋芒。

最近几年，波兰研究存在主义的著作急剧增加。作者们都把下面三重任务结合在一起：对存在主义和人格主义某些流派的思想内容进行内在的分析；论述和详尽地批驳存在主义者鼓吹的论点；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正面回答存在主义似是而非回答的那些哲学人类学问题。这首先是指下述著作：塔·亚罗舍夫斯基的《个人

^① J. 比辛：《冲动和行为》，载纽约《主流》杂志，1957年9月号，第26页。

与社会》，作者对当代哲学人类学中的个人问题作了详尽分析，并把存在主义、基督教人格主义和结构主义，跟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了对比。雅·库钦斯基研究当代哲学和意识形态的著作；塔·普卢然斯基研究克尔凯郭尔、莫尼埃的当代基督教哲学的著作；塔·姆罗弗钦斯基和维·格罗姆钦斯基关于人格主义和存在主义的著作。

本书重点研讨存在主义思潮的起源和社会作用，研讨存在主义中哲学和文学的关系。这里不是要勾勒一幅再现某个哲学派别的综合图景，也不是要对存在主义进行详尽而全面的剖析，而只是试图对这种世界观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我感兴趣的首先是反映人们某种相互关系的一定思想体系的起源和社会作用。我将阐明该思想体系与跟它有血缘关系的其他体系、与相应社会生活结构和理想之间的多种多样联系。因此，我试图根据在时间和空间上往往相距甚远条件下的各个精神能动性领域（哲学、文学、宗教仪式、风俗习惯）所提供的思想材料，建立一个广泛的结构。成功与否，让读者来评判吧！对材料的这种加工改造的效果——如此理解对世界观的批判——要经受评价的程序。总之，我在广阔的背景上，再现了我们所批判的思想体系的全貌，而这个背景对于我们了解作为一定阶级或阶层目的和愿望组织者之一的该体系的起源和作用，是必不可少的。

要从经验的立场出发，对世界观进行自觉承认评价效果优于加工改造效果的批判，只有在引用不只一门学科例如哲学史，而且要有许多当代人文学科积累起来的材料的条件下才可能。

为了预报本书将要给出的比较具体的结论，现在不妨先谈谈我对存在主义起源和作用的观点。概而言之，我试图证明，存在主义不是单一的哲学或文学体系。我们用这个概念，所要指的是，它乃由许多彼此相近的世界观主题所构成。如果局限于纯粹思想范围，局限于只是比较思辨的结构，那么很难把握这些主题的共性。只有从这些结构由之产生的生活环境背景来考察，才可能发现它

们的共性。那时就会看出,这些主题是在批判当权阶级及其道德、理想、生活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那些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不过,这些意识形态并不能发展成为真正的反对派,甚至还会削弱真正的反对派。这些意识形态表现为不同的形式。有时候,这是旧的社会秩序下的苦闷,而这种秩序的特征被理想化和美化了。或者这是空想改良主义者的一种希望,幻想不经过社会革命就改变人们的道德面貌。这是宗教的世界末日论,相信世俗生活的灾难在这个世界上总会得到报应。最后,这是否定一切文化的个人主义—虚无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或者是惶惶不可终日、与世隔绝的个人主观唯意志论的抗议。

同时,还可以发现,所有这些思想和哲学的主题,所有虚伪的抗议方式,都是文化堕落时期的产物。它们一方面反映了消极、灰心和绝望的情绪,同时又给那些逃避历史和进步、企图到这个世界之外寻找解决办法的人们,指明一条戏剧性的道路:耽于烦恼或者被外部世界的畸形所惊吓的人们,转向思考普遍命运的悲剧性。

因此,这些主题构成统一的、显然是不严谨的、历史进程中周期性重复出现的世界观结构。当代存在主义就是这样的一种重复。它是以往悲观主义和完全绝望的程序的独特继续,是以往形形色色宗教神秘主义的继续,是结构神学体系以及宣扬荒诞理论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变种。正如这种种观念形态一样,存在主义也是在人们对现存的、客观的价值尺度感到失望,从前一度推崇的生活目标发生动摇,而新的、可靠的、进步的价值观念尚未出现的时候产生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一定思想结构的重复过程的这种个别形式,被解释为类似于同剥削制度相联系的文明衰落时期出现的冲突局面。

使用科学社会学领域的术语,可以把这个现象解释如下。完整的世界观是围绕人们日常实际经验中根深蒂固的思想和情感的

某些基本结构产生的。这些结构本质上是一定行为的抽象图式，反映了奠定这些行为之基础的价值世界。因此，上述结构只有建立在它们由之产生的那些组织或者本质上与这些原始组织相似的组织的基础上才能存在。每个特定社会都在日常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一定的联想和感觉模式，对这种或那种作用的一定的行为和反应模式。这些模式的真正功用是，为具体的社会实践和生产实践服务，后者又是检验它们是否有用的标准。但是，只有脱离了由之产生的实践，它们才能更好地、更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时，它们甚至作为超验的原则，作为最高规范，只承认事物天然或神创的秩序，而同实践对立。这样，就产生了与一定社会实践阶段相适应的、体现为形而上学的体系。在这种实践基础上产生的思想、情感、行为和反应的模式，成为一定形而上学体系的组成部分，社会结构也作为一个整体，形成把其所有组分都联系起来的系统。正是这样，一定阶级的目标、机构和制度的绝对神圣性，便获得了哲学和宗教的根据。

然而，在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转变的时期，社会结构和阶级霸权的稳固性被削弱了，社会实践活动和人们相互关系的规约动摇了。现在，与建立在从前经验基础之上的模式相符合的行为，不再带来预期的结果。对奠立在从前体系基础上的所有价值进行重新评价的时代开始了。那些认为给定体系是惟一可能的、基于绝对保障的，把从前的、历史地形成的社会生活结构，跟全部人类社会混同起来，把从前集体和个人的行为方式全盘继承下来，作为普遍适用的典范，作为对外部世界关系的超历史准则的人，常常丧失了生活及活动的目标。这时，在广泛的范围里，可以说像流行病似的，出现了一种认为生存无意义、认为无论哪种活动都枉然的病态意识，或者因绝望而爆发非理性的虚无主义。

这种观点以及这些情绪新的表现形式，我们在存在主义哲学发生影响的范围以外很远的地方就看到了。我们是从那些年轻的

“跪着造反者”的不同变态里看到的。这种造反，带有非理性主义性质，并且缺乏现实的社会改造纲领。它始于“愤怒的青年(Angry Young Men)”，经过“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最后以“嬉皮”运动告终。我们是在读了当年的造反者之一所作的下述综述后发现这一点的。

“1968年5月在巴黎拉丁区采取最激烈方式的法国青年的造反，不仅显示了当代法国青年经受的深刻危机，而且显示了几乎全世界青年经受的深刻危机。对根本没有积极纲领的造反的暴风骤雨般的反响，使旁观者大惊失色。由于完全缺乏正面纲领，这些行动不免带有无政府主义抗议的性质。这种抗议正是基于相信存在的荒谬性和造反的必然性。抗议虽然不能消除荒谬性，但是却给每个人提供了保持基本价值的可能性，即由于渴望荒谬而渴望生活。荒谬是在人与外部世界相遇时呈现出来的，它是不可避免的和自然而然的。那么，为了什么而要造反呢？今天的法国，谁也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甚至不知道有什么人在等待这种回答。黑色的无政府主义旗帜，飘扬在索邦和它周围建筑物的上空，以及为造反而造反的召唤，证明了看来原则上不可能获得建设性的回答。然而，不难明白青年变态的社会根源。他们既被剥夺了现实的物质前途，尤其是那些接受人文教育的人；又失去了能够指示摆脱现状的实际路标，即用社会革命代替漫无目的造反的意识形态。”^①

因此，历史上一定社会制度的灾变，或者长时间的衰落，以及建立在这个制度之上的价值体系的危机，带来了一种作为副产品的意识形态，它既无助于维护旧秩序，又无助于真正为建立新秩序而斗争。一般说来，这种意识形态引致人类产生玄奥的悲剧感，失去对生活目的和意义的信仰，不相信人与人之间能够达到相互了

^① T. 普卢然斯基：《基督教和当代世界的争论》，载波兰《文学月刊》，1970年第12期。

解，也不相信最后能了解自己。人类失去历史传统和未来前景的悲剧，于是变成了因永无休止地寻求无法达到的理想而陷入无尽烦恼的悲剧。

目 录

导 言	1
真情与存在主义故弄的玄虚	1
迷惘者的先知——索伦·克尔凯郭尔	44
一、克尔凯郭尔的“现代化”	44
二、在浪漫主义的圈子里	46
三、一切都是龌龊的	48
四、是存在还是本质？	53
五、恐惧和战栗	56
克尔凯郭尔的基督教和无神论后继者	60
加布里埃尔·马塞尔的幻想	70
一、出发点	70
二、希望玄学	76
三、物质世界的贫困	81
四、民主化的危险	85
“马塞尔主义”的关系种种……	90
一、主观性和超验性	90
二、各式各样的人格主义	98

三、马塞尔和人格主义者	101
马塞尔与神秘主义传统	108
一、理想与尘世的现实	109
二、真的是“新苏格拉底主义”吗？	119
阿尔贝·加缪	126
伊曼纽尔·莫尼埃的人格主义	144
一、新思潮的倡导者	144
二、反对顺从和克制	146
三、精神革命还是结构革命	151
四、莫尼埃的人格主义	157
存在主义与天主教小说	166
一、正统派与现代派	166
二、莫里亚克的悲剧	173
三、茹尔日·贝尔纳诺斯	188
垮掉的一代	200
一、被践踏的一代	200
二、在路上	207
三、神魂颠倒	211
四、非理性主义的复活	214
结语	218
存在主义：哲学、宗教、文学（代跋）	223